

鄭風·風雨

- 風雨淒淒，雞鳴喈喈，既見君子。雲胡不夷？
- 風雨瀟瀟，雞鳴膠膠。既見君子，雲胡不瘳？
- 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既見君子，雲胡不喜？

- 喈：《唐韻》古諧切
- 《集韻》《韻會》《正韻》居諧切，叢音皆。
- 《說文》鳥鳴聲。《詩·周南》黃鳥于飛，集于灌木，其鳴喈喈。《註》喈喈，和聲之遠聞也。
- 又《說文》一曰鳳皇鳴聲。《詩·大雅》雝雝喈喈。《爾雅·釋訓》嚶嚶喈喈，民協服也。《註》鳳皇應德鳴相和，百姓懷附興頌歌。
- 又《詩·邶風》北風其喈。《傳》喈，疾貌。又《詩·小雅》鼓鐘喈喈。《註》喈喈，猶將將。

《詩經》韻部研究史

- 古人在閱讀先秦古籍《詩經》時，發現一些不和諧的音韻，為了求和諧，將這些不諧音的字臨時改念，這種做法稱作「叶音」（協音）。
- 明末學者陳第在《毛詩古音考》指出：「蓋時有古今，地有南北，字有更革，音有轉移，亦勢所必至」。

- 顧炎武認為《詩經》中的每個字都有固定的讀音，但因先秦時期的漢語字音是不同於現時發音語音系統，導致用今音念《詩》會出現韻腳不諧音，但若用先秦的語音系統來讀，則韻腳自然諧和。
- 清代學者段玉裁在研究先秦古籍時又發現一個重要的現象，就是諧音字的偏旁與《詩》中的韻腳相吻。他提出了「同聲必同部」的理論，為上古音韻學的研究邁出了第一步。

- 段玉裁「同聲必同部」的理論，指凡《詩》中用作諧音字的偏旁相同，則在先秦音系中屬同一韻部。例如「瓜」字在《詩》中與「壺」、「苴」、「樗」、「夫」四字押韻，因此在先秦音系中屬和諧音。且《詩》中偏旁為「瓜」字的「孤」、「弧」、「狐」等字，應也同時與「瓜」、「壺」、「苴」、「樗」、「夫」擁有相同韻部。

上古漢語 聲母

- 古無輕唇音
- 上古沒有「非敷奉微」這組四個輕唇聲母，其對應現今語言學界所說的唇齒音。
- 錢大昕《潛研堂文集》卷十五《答問第十二》：「凡今人所謂輕唇者，漢魏以前，皆讀重唇，知輕唇之非古矣。」亦即上古時沒有「非敷奉微」（音位依時期或為 pf、pʰ、bv、f、v、mv 等）等輕唇音，這些輕唇音的字都讀成重唇音。輕唇音大致上到中古後期，大約宋朝時候才出現。

- 《呂氏春秋·察今》：「灋水暴益，荊人弗知。」
- 注釋：「不，與弗同。」

古無舌上音

- 上古沒有「知澈澄娘」這組四個知組聲母，或可對應現今語言學界所說的捲舌音。
- 錢大昕《十駕齋養新錄》卷五《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》：「古無舌頭舌上之分，『知徹澄』三母.....求之古音，則與『端透定』無異。」
- 「知徹澄娘」等舌上音在中古前期出現，慢慢過渡，所以，今日某些以「知徹澄娘」等舌上音為聲母的字，在隋唐時可能仍以「端透定泥」（t/th/d/n）等舌頭音為聲母。

- 「田氏代齊——春秋初年，陳國發生內亂。公子完逃奔齊國，被齊桓公任命為工正。這是陳氏（即田氏，古代陳田同音）立足於齊國的開始。」（錢宗范等《春秋戰國史話》）
- 田《說文解字》：陳也。樹穀曰田。象四口。十，阡陌之制也。凡田之屬皆從田。待季切。古音定母。
- 陳《說文解字》：宛丘，舜後媯滿之所封。從阜從木申聲。直珍切。𡗗、𡗘，亦古文陳。古音定母。

喻三歸匣

- 曾運乾《喻母古讀考》：「喻於二母（近人分喻母三等為於母）本非影母濁聲：於母古隸牙聲匣母，喻母古隸舌聲定母。」
- 上古沒有喻三（j）這聲母，它在古時可歸為匣母（gh）。

孫星衍



莫放春秋佳日過，最難風雨故人來

- 清代學者孫星衍，乾隆朝榜眼，著名小學、金石學家，藏書家、目錄學家。
- 年少時，與楊芳燦、洪亮吉、黃景仁等以文學見長，袁枚稱他為「天下奇才」。
- 一生博覽群書，勤於著述，阮元即曾聘他為詁精經舍教習，並主講鍾山書院。其人才學博洽，「莫放春秋佳日過，最難風雨故人來」這一聯句，即是他一生所寫過的篆字楹聯中最知名者。

- 一說出自明代馮子振〈鸚鵡曲·山亭逸興〉：
- 嵯峨峰頂移家住，是個不啣溜樵父。
- 爛柯時樹老無花，葉葉枝枝風雨。
- 故人曾喚我歸來，卻道不如休去。
- 指門前萬疊雲山，是不費青蚨買處。

- 「莫放春秋佳日過」，語本陶潛〈移居〉詩：「春秋多佳日，登高賦新詩」。
- 人生貴閒適，登高賦詩正是春秋佳日最具妙趣之事。
- 孫星衍對於人生之體會何等自在自適。

- 「最難風雨故人來」
- 「風雨」本指大自然刮風下雨，亦比喻惡劣的處境。
- 《詩經·鄭風·風雨》所云之境：「風雨淒淒，雞鳴喈喈，既見君子。云胡不夷。風雨瀟瀟，雞鳴膠膠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瘳。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喜。」

- 在風雨交加之淒冷中，人容易感到孤獨或身處危難，
- 這時一旦有故友風雨無阻，不邀而至，
- 最令人心喜，此乃人生最難能可貴之事。



紅樓夢 第四十五回 (程乙本)

- 黛玉每歲至春分、秋分之後，必犯舊疾。
- 今秋又遇賈母高興，多遊玩了兩次，未免過勞了神，近日又復嗽起來，覺得比往常又重。
- 所以總不出門，只在自己房中將養。
- 有時悶了，又盼個姐妹來說些閒話排遣，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，說不得三五句話，又厭煩了。
- 眾人都體諒他病中，且素日形體嬌弱，禁不得一些委屈，所以他接待不周，禮數疏忽，也都不責他。

- 這日，寶釵來望他，因說起這病症來，
- 寶釵道：「這裏走的幾個太醫，雖都還好，只是你吃他們的藥，總不見效，不如再請一個高手的人瞧一瞧，治好了豈不好？」
- 每年間鬧一春一夏，又不老，又不小，成什麼，也不是個長法兒。」

- 黛玉道：「不中用。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。且別說病，只論好的時候我是怎麼個形景兒，就可知了。」
- 寶釵點頭道：「可正是這話。古人說食穀者生，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，也不是好事。」
- 黛玉嘆道：「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，也不是人力可強求的。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。」說話之間，已咳嗽了兩三次。

- 寶釵道：「昨兒我看你那藥方上，人蔘肉桂覺得太多了。雖說益氣補神，也不宜太熱。」
- 依我說：先以平肝養胃為要。肝火一平，不能剋土，胃氣無病，飲食就可以養人了。
- 每日早起，拿上等的燕窩一兩，冰糖五錢，用銀吊子熬出粥來，若吃慣了，比藥還強，最是滋陰補氣的。」

- 黛玉嘆道：「……你方才叫我吃燕窩粥的話，雖然燕窩易得，但只我因身子不好了，每年犯了這病，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；
- 請大夫、熬藥、人蔘、肉桂，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了，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，熬什麼燕窩粥，老太太、太太、鳳姐姐，這三個人便沒話說，那些底下老婆丫頭們，未免嫌我太多事了。

- 你看這裏這些人，因見老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姐姐兩個，他們尚虎視眈眈，背地裏言三語四的，何況於我！
- 況我又不是正經主子，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，他們已經多嫌著我呢；如今我還不知進退，何苦叫他們咒我？」

- 寶釵道：「這樣說，我也是和你一樣。」
- 黛玉道：「你如何比我？你又有母親，又有哥哥；這裏又有買賣地土，家裏又仍舊有房有地。你不過親戚的情分，自住在這裏，一應大小事情，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，要走就走了。我是一無所有，吃穿用度，一草一木，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，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？」
- 寶釵笑道：「將來不過多費得一付嫁粧罷了，如今也愁不到那裏。」黛玉聽了，不覺紅了臉，笑道：「人家才拿你當個正經人，把心裏煩難告訴你聽，你反拿我取笑兒！」

- 寶釵笑道：「雖是取笑，卻也是真話。你放心，我在這裏一日，我於你消遣一日。你有什麼委屈煩難，只管告訴我，我能解的，自然替你解。」
- 我雖有個哥哥，你也是知道的；只有個母親，比我略強些。咱們也算同病相憐。你也是個明白人，何必做司馬牛之嘆？你才說的也是，多一事不如省一事。我明日家去，和媽媽說了，只怕燕窩我們家裏還有，與你送幾兩。每日叫丫頭們就熬了，又便宜，又不驚師動眾的。」

- 黛玉忙笑道：「東西是小，難得你多情如此！」
- 寶釵道：「這有什麼放在嘴裏的！只愁我在人跟前失於應候罷了。這會子只怕你煩了，我且去了。」
- 黛玉道：「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。」寶釵答應著便去了，不在話下

- 這裏黛玉喝了兩口稀粥，仍歪在床上。
- 不意日未落時，天就變了，淅淅瀝瀝下起雨來。
- 秋霖脈脈，陰晴不定，那天漸漸的黃昏，且陰的沉黑，兼著那兩滴竹梢，更覺淒涼。知寶釵不能來，便在燈下隨便拿了一本書，卻是《樂府雜稿》，有〈秋閨怨〉、〈別離怨〉等詞。黛玉不覺心有所感，不禁發於章句，遂成〈代別離〉一首，擬〈春江花月夜〉之格，乃名其詞曰〈秋窗風雨夕〉。詞曰：

- 秋花慘淡秋草黃，耿耿秋燈秋夜長；已覺秋窗秋不盡，哪堪風雨助淒涼！
- 助秋風雨來何速？驚破秋窗秋夢續；抱得秋情不忍眠，自向秋屏挑淚燭。
- 淚燭搖搖蕪短檠，牽愁照眼動離情；誰家秋院無風入？何處秋窗無雨聲？
- 羅衾不奈秋風力，殘漏聲催秋雨急；連宵脈脈復颼颼，燈前似伴離人泣。
- 寒煙小院轉蕭條，疏竹虛窗時滴瀝；不知風雨幾時休，已教淚灑紗窗濕。

- 吟罷擱筆，方欲安寢，丫鬟報說：「寶二爺來了。」一語未盡，只見寶玉頭上戴著大箬笠，身上披著簑衣，
- 黛玉不覺笑道：「哪裏來的這麼個漁翁？」
- 寶玉忙問：「今兒好些？吃藥沒有？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摘了笠，脫了簑，忙一手舉起燈來，一手遮著燈兒，向黛玉臉上照了一照，覷著瞧了一瞧，笑道：「今兒氣色好了些。」

- 黛玉看他脫了簑衣，裏面只穿半舊紅綾短襖，繫著綠汗巾子，膝上露出綠紬撒花褲子，底下是描金滿繡的綿紗襪子，鞞著蝴蝶落花鞋。
- 黛玉問道：「上頭怕雨，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雨的？也倒乾淨。」
寶玉笑道：「我這一套是全的。有一雙棠木屐，才穿了來，脫在廊簷下了。」

- 黛玉又看那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，十分細緻輕巧，因說道：「是什麼草編的？怪道穿上不像那刺蝟似的。」





- 寶玉道：「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。他閒常下雨時，在家裏也是這樣。你喜歡這個，我也弄一套來送你。別的都罷了，惟有這斗笠有趣：上頭這頂兒是活的，冬天下雪，戴上帽子，就把竹信子抽了去，拿下頂子來，只剩了這個圈子；下雪時，男女都帶得。我送你一頂，冬天下雪戴。」
- 黛玉笑道：「我不要它！戴上那個，成個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的漁婆兒了。」及說了出來，方想起來這話忒與方才說寶玉的話相連了，後悔不迭，羞的臉飛紅，伏在桌上，嗽個不住。

- 寶玉卻不留心，因見案上有詩，遂拿起來看了一遍，又不覺叫好。黛玉聽了，忙起來奪在手內，燈上燒了。寶玉笑道：「我已記熟了。」
- 黛玉道：「我要歇了，你請去罷，明日再來。」寶玉聽了，回手向懷內掏出一個核桃大的金表來，瞧了一瞧，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，忙又揣了，說道：「原該歇了，又攪得你勞了半日神。」說著，披簑戴笠出去了，

- 又翻身進來，問道：「你想什麼吃？你告訴我，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，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？」
- 黛玉笑道：「等我夜裏想著了，明日一早告訴你。你聽，雨越下緊了，快去罷。可有人跟沒有？」兩個婆子答應：「有，外面拿著傘點著燈籠呢。」
- 黛玉道：「這個天點燈籠？」寶玉道：「不相干，是羊角的，不怕雨。」黛玉聽了，回手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繡球燈拿了下來，命點一支小蠟來，遞與寶玉，道：「這個又比那個亮，正是雨裏點的。」

- 寶玉道：「我也有這麼一個，怕他們失腳滑倒了打破了，所以沒點來。」
- 黛玉道：「跌了燈值錢呢，還是跌了人值錢？你又穿不慣木屐子。那燈籠命他們前頭點著；這個又輕巧又亮，原是兩裏自己拿著，這個豈不好？明兒再送來。就失了手也有限的，怎麼忽然又變出這剖腹藏珠的脾氣來！」

- 寶玉聽了，隨過來接了。
- 前頭兩個婆子打著傘，拿著羊角燈，後頭還有兩個小丫鬟打著傘。
- 寶玉便將這個燈遞與一個小丫頭捧著，寶玉扶著他的肩，一逕去了。

- 就有蘅蕪苑一個婆子，也打著傘，提著燈，送了一大包燕窩來，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，說：「這比買的強。我們姑娘說：『姑娘先吃，完了再送來。』」黛玉回說：「費心。」命他：「外頭坐了吃茶。」婆子笑道：「不吃茶了，我還有事呢。」
- 黛玉聽了，笑道：「難為你。誤了你的發財，冒雨送來。」命人：「給他幾百錢，打些酒呢，避避雨氣。」那婆子笑道：「又破費姑娘賞酒吃！」說著，磕了一個頭，外面接了錢，打傘去了。

- 紫鵲收起燕窩，然後移燈下簾，伏侍黛玉睡下。
- 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寶釵，又羨他有母有兄；
- 一回又想寶玉素昔和睦，終有嫌疑；
- 又聽見窗外竹梢蕉葉之上，雨聲淅瀝，清寒透幕，不覺又滴下淚來。直到四更方漸漸的睡熟了。暫且無話。

松柏後凋於歲寒 雞鳴不已於風雨



風雨聞雞

- 唐人李頻〈府試風雨聞雞〉：
- 不為風雨變，雞德一何貞。
- 在暗常先覺，臨晨即自鳴。

- 《詩經·王風·君子於役》：
 - 君子于役，不知其期。
 - 曷其至哉？雞棲於埘。
 - 日之夕矣，羊牛下來。
 - 君子于役，如之何勿思！
- 《爾雅·釋宮》：「雞棲於弋為櫟，鑿垣而棲為埘。」

- 錢鐘書《管錐篇》，引許瑤光《再讀〈詩經〉四十二首》：
 - 雞棲於桀下牛羊，飢渴縈懷對夕陽。已啟唐人閨怨句，最難消遣是昏黃。

- 《詩經·鄭風·風雨》原為描寫青年男女的約會：「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既見君子，雲胡不喜」，是情人相會之前的情景和心境，以及相會之後的喜悅。
- 後世「風雨」、「雞鳴」成為政治符號，「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」代表民族壯志砥礪的激勵語。
- 其中的關聯之處，在於「風雨如晦」這一原本描寫青年男女幽會的風雨交加、暗夜如磐的場景，與民族的苦難的風雨黑暗，有著共同的心理暗示；而「雞鳴不已」，則表現聞雞起舞、奮發向上的昂揚鬥志。